

## 文本互涉與聖經詮釋

李麗娟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 提要

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 是廿世紀中末期興起的概念，影響層面極廣，擴及文學理論、哲學、神學以及傳播學等，該詞幾乎也成為與後現代、解構主義相提並論的概念。廿世紀中期基於索緒爾 (F. Saussure) 所引起的「語言轉向」而建立的結構主義成為詮釋的主流。「文本互涉」理論則繼而批判結構主義並相聯於哲學理論上的「詮釋學轉向」，形成後現代重要的詮釋方法論。這個用語是 1960 時由克莉絲蒂娃 (J. Kristeva) 開始使用於文學理論。在聖經研究方面則至九〇年代這個概念才開始顯著被使用。尤其是新約學者海斯 (R. Hays) 在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書中以「文本互涉」觀念詮解保羅書信，引起了新約學界相當大的迴響。

本篇論文之重點在於探究「文本互涉」概念與符號學之間的相關，進而檢視新約學者海斯 (R. Hays) 等人對該概念的應用，之後探討它作為詮釋學轉向後的詮釋概念特徵之一，對聖經詮釋以及聖經神學的形構可以有的貢獻。

**關鍵字：**文本互涉、語言學、聖經詮釋

## 前言

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 是廿世紀中末期興起的概念，影響層面極廣，擴及文學理論、哲學、神學以及傳播學等，幾乎也成為與後現代、解構主義相提並論的概念。廿世紀初由索緒爾 (F. Saussure) 引起「語言轉向」，在詮釋理論上基於語言轉向所建立的結構主義成為廿世紀中期的主流。「文本互涉」理論則繼而批判結構主義並相聯於哲學理論上的「詮釋學轉向」，形成後現代重要的詮釋方法論。嚴格來說，它首先是「詮釋概念」，之後才在各方多元的應用中被視為「詮釋方法」來討論。這個用語是 1960 時由自保加利亞至巴黎發展的克莉絲蒂娃 (J. Kristeva) 最開始使用在文學理論上。一提出，隨即被羅蘭巴特 (R. Barthe) 以及德里達 (J. Derrida) 採用，藉此發展為更激進的解構理論。在聖經研究方面，這個概念則至九〇年代才開始較顯著被使用。尤其是新約學者海斯 (R. Hays) 在《保羅書信中經文的回聲》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書中標明以「文本互涉」的觀念詮解保羅書信，在聖經研究的發展中引起相當大的迴響，陸續有許多聖經學者依據海斯的論點使用或討論這個詮釋概念，或將之作為詮釋方法。明顯可見的是，各方之應用方式分歧相當大，許多標明使用文本互涉法的聖經詮釋文章，內容呈現的卻仍是過去使用歷史批判法或者藉重上下文背景的文法分析法。尤其以將出現在不同經文的同一字詞並列，做意義上的互相詮解，或是解釋舊約在新約中的引句之方式為多。

本篇論文之重點在於探究「文本互涉」概念與符號學之間的相關，進而檢視新約學者海斯等人對該概念的應用，之後探討它作為詮釋學轉向後的詮釋概念特徵之一，對聖經詮釋以及聖經神學的形構可以有的貢獻。

### 一、語言學與文本互涉

1915 年索緒爾出版他的講課內容《普通語言學課程》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發表了新的語言學理論。他宣稱：「象徵 (signs) 是任意的，它之所以擁有意義不是由於其具指示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而是因為它們的功能是在一個語言學的系統內，而這語言系統是存在某個特定時間之中的。」<sup>1</sup>索緒爾指出，

---

<sup>1</sup>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8-9.

象徵是符號 (signifier) 以及概念 (signified) 之間的關聯，不具固定意義，其意義是顯在同世代的語言溝通中對概念以及符號之間的關聯使用。象徵所關涉的因此是語言系統而非與之對稱的世界，而語言系統則是一個社會產物而非個人所能形成。象徵的意義在語言自身內的差異系統中經連結與聯合的過程而產生。因此沒有一個象徵有其單獨意義，而是不斷與語言系統中的其他象徵互為相同或相異而有其意義。索緒爾稱之為「記號學」(Semiology)。<sup>2</sup>

1950 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基於索緒爾的記號學而重新描繪人類文化，此運動被標為是「語言學的轉向」，可以說是促成文本互涉理論發展之初始。<sup>3</sup>如前所言，文本互涉一詞出自克莉絲蒂娃，但是，影響克莉絲蒂娃形成此觀念的是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汀 (M. Bakhtin)。巴赫汀比索緒爾更加強調社會文化對符號意義的影響。索緒爾所提出的符號的共時性其實也表達了符號的字典意義之可能。但是對於巴赫汀來說，「字典卻是語言的墳墓」。<sup>4</sup> 巴赫汀強調，語言的溝通在於表述 (utterance)，表述是對話的 (dialogic)，而索緒爾抽象的語言學／語言系統理論則剝去了語言的對話性。巴赫汀認為：「語言是在具體的言辭溝通中，而非在語言系統當中...得到了它的生命以及歷史的發展。」<sup>5</sup>

我贊同埃倫 (G. Allen) 的看法，巴赫汀的理論在文本互涉觀念的結合過程佔相當重要之位置，必須與克莉絲蒂娃的觀點一併來談。巴赫汀最著名、也是影響克莉絲蒂娃最大的觀念是他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詩學中的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一書中所提出的「多音」(polyphony) 概念。巴赫汀分析，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具有一個特色，就是小說中的個別人物透過自己的話表達出獨特的個性 (personality)、世界觀。他們不是作者一個人的聲音，而是小說中的人物在對話中發出了許多聲音、表達他自己的聲音。巴赫汀說：「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中的英雄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形像，而是一個自發的會談 (autonomous discourse)，一個純粹

---

<sup>2</sup> Ibid. p.10.

<sup>3</sup> Ibid.

<sup>4</sup> Ibid. p.18.

<sup>5</sup> Ibid. p.19.

的聲音。我們看不見他，卻是聽到他。」<sup>6</sup>在杜氏的小說中，「交談」構成了書中的世界，沒有一個談話可以獨自存在，他們都是這個書中世界的詮釋，並且與書中其他的談話互相呼應，此起彼落。「對話」的觀念對巴赫汀來說不僅用於文學理論，且這個模式也說明了真理以及生命，他認為：「生命的本質是對話。活著，意味著參與在對話當中。」<sup>7</sup>因此，作品所表現的也就是意識的對話。由之而起，巴赫汀所持的語言概念是，個人在使用字詞之時，總是已經預設了與別人的意識共有這個字詞之意義。所以，個人在使用字詞之時並非全由自己的意識決定，而總是滲透著別的字詞的軌跡以及別人的用法。<sup>8</sup> 巴赫汀所談的語言的對話性因此也涵蓋這樣的意義：我們所使用的字總是印有其他人在使用它時所留下來的痕跡。因此，一部文學作品其本身並不具封閉性的語意學上的意義，而是帶著人工安排的交談在延展，亦即，帶著多重的聲音。<sup>9</sup>

巴赫汀也認為，一個文本之所以成爲生動活潑的，是因爲當它與其它文本接觸時，二者既有其各自的界線，但也在文本/意識的對話之中，產生更豐富的詮釋意義。因此，文本的意義就不限在它自身之內，而是在與其它文本的對話中繼續發出聲音。<sup>10</sup>這些就是克莉絲蒂娃將巴赫汀的多音理論引用至她的新詞「Intertextuality」的主要

---

<sup>6</sup> Ibid. p.23.

<sup>7</sup> L. Juliana M. Claassens, "Biblical Theology as Dialogu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o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Theology", in: JBL 122,1 (2003), pp.128-129.

<sup>8</sup>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p.28.

<sup>9</sup> Peter Müller, "Zwischen dem Gekommenen und dem Kommenden: Intertextuelle Aspekte der Menschensohnaussagen im Markusevangelium", *Gottessohn und Menschensohn: Exegetische Studien zu zwei Paradigmen biblischer Intertextualität*, hg. von Dieter Sänger,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2004), p.132.

<sup>10</sup> L. Juliana M. Claassens, "Biblical Theology as Dialogu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o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Theology", p.130. 亦參 Rainer Grübel, "Zur Ästhetik des Wortes bei Michail M. Bachtin", *Michail M. Bachtin: Die Ästhetik des Wortes*, hg. v. R. Grübel, (Frankfurt a. Main: Suhrkamp, 1979), pp.21-90. Grübel 在本篇論文中對 Bachtin 的方法論基礎以及「獨白」與「對話」所發展出的「內於主體」(intrasubjektive)和「主體間」(intersubjektive)的觀念有詳細的簡介。

觀念。<sup>11</sup>

克莉絲蒂娃於 1960 年代至巴黎發展，當時法國結構主義盛行，強調意義的客觀性，以及概念與符號符應的穩定性。克莉絲蒂娃挑戰這種「結構主義語意學」(structuralist semiotics)，而提出「語意分析學」(semianalysis)，認為詮釋文本是一個「生產」(production)的狀態，而不是「產品」(products)。並非只有詮釋對象處於詮釋的過程，而是作者、讀者或分析者都參與在內。<sup>12</sup>由巴赫汀而來的影響，克莉絲蒂娃提出，一個文本的作者並非自己創造文本，而是，一個文本總是由許多先行文本 (pre-existent texts) 彙編而成。克莉絲蒂娃認為一個文本「是許多文本的併排，是在一個文本空間中的文本互涉，在其中許多從其他文本而出的表達彼此相交、中和。」<sup>13</sup>對巴赫汀和克莉絲蒂娃來說，交互對話的文本並非只有文字文本 (text)，還包括文化／社會文本 (textuality)，亦即，意識形態的結構以及糾葛也包含在寫成的文本以及詮釋過程之中。因此，詮釋活動不能像過去傳統所作的，單單從上下文或背景資料的分析以得到對文本的理解。

埃倫描述克莉絲蒂娃所呈現的文本互涉是：「文本是實行 (practice) 也是生產力 (productivity)，它的文本互涉的狀態意味著，它從過去就存在著的字和表達所形成的結構化在它說出之後仍將繼續前行，也就如巴赫汀所說的雙音 (double-voiced)。」<sup>14</sup>在文本互涉的觀念下，就不僅是文本內的文字和表述與過去進行著對話，並且它們也繼續向前說話，雙音的意義即在此。而與之對談的文本也包括詮釋者當時的社會意識型態。文本意義因此就會同時在文本內以及從文本外產

---

<sup>11</sup> Julia Kristeva, "Bachtin, das Wort, der Dialog und der Roman,"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III: Zur linguistischen Basis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hg. v. J. Ihwe, (Frankfurt amn Main: Athenäum, 1972), pp.345-375.

<sup>12</sup> Ibid. p.34. Bachtin 的理論認為作者是創作者，而讀者是再創作者，讀者也參與在繼續創造文本中的世界的工作。參 L. Juliana M. Claassens, "Biblical Theology as Dialogu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o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Theology", p.130.

<sup>13</sup> Ibid. p.35.

<sup>14</sup> Ibid. p.36.

生。<sup>15</sup>

克莉絲蒂娃初期的文本互涉理論受羅蘭巴特、德里達以及布倫（H. Bloom）的重視以及使用，在他們所發展出來的後結構主義中，「讀者」成爲主掌文本互涉的主要角色。羅蘭巴特將文本互涉的觀念比喻爲「編織」，閱讀／詮釋文本之時，個別讀者或讀者群體則繼續以其他無數的文本爲線，參與在編織過程中。<sup>16</sup>

克莉絲蒂娃在提出文本互涉概念初時，更多關注的是社會的意識型態、政治權力對詮釋文本的影響，不久之後她則轉向研究心理學的潛意識、驅力等在文本互涉觀念所扮演的角色。<sup>17</sup>但是文本互涉這個專詞本身也如同巴赫汀、克莉絲蒂娃等人的語意學觀念，不斷地在不同領域以及不同使用者的用法中呈現出十分多元的定義，無法單從巴赫汀或克莉絲蒂娃的理論予以定義，可以說，在被使用的過程中，這個專詞不斷發展、結合它自身的意義。因此，在論文中使用它作爲方法論之時，都應當首先說明使用方式。菲斯特（M. Pfister）提出六個準則作爲文本互涉所涉及的文本關係之參考，嘗試將文本互涉導向方法論的形式：1.指涉性（Referentialität）：指出一個文本在多強的程度成爲另一文本的主題；2.溝通性（Kommunikativität）：考慮作者採用前文本的意識強度，以及將之標示的清晰度；3.自主反思性（Autoreflexivität）：詢問在什麼程度，文本互涉所指的不仅是標示出（makieren）引用文獻，而且也是指作者在反思中所呈現的並將之成爲文本主題這方面；4.結構性（Strukturalität）：將前文本被整合在詮釋文本之處標示出；5.選擇性（Selectivität）：確定前文本被選擇並且被容納在詮釋文本中的語言清晰度；6.對話性（Dialogizität）：指出來源文本與新文本之間的張力程度，是彼此支持、重新詮釋或反對。<sup>18</sup>

---

<sup>15</sup> Ibid. p.37.

<sup>16</sup> Yohan Pyeon, "You have not spoken what is right about me," *Intertextuality in the Book of Job*, (Claremont: 2001, Dissertation), pp.68-69.

<sup>17</sup> 這個轉變可以從她 1974 所寫的 *Die Revolution der poetischen Sprache* 以及之後的出版看出。

<sup>18</sup> Peter Müller, "Zwischen dem Gekommen und dem Kommenden: Intertextuelle Aspekte der Menschensohnaussagen im Markusevangelium", *Gottessohn und Menschensohn: Exegetische Studien zu zwei Paradigmen biblischen Intertextualität*,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2004),

我認爲，這六個準則與其說是方法，更恰當的應該是作為文本互涉概念的界線。如同赫曼（K. Hermann）所論述的，克莉絲蒂娃的文本互涉觀念所呈現的是永無止境的「文本」對話，若無設限，詮釋將會是不可能的。赫曼提到，克莉絲蒂娃視每一個文本爲「由引句而組成的鑲嵌（Mosaik），每一個文本爲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變。詮釋文本不僅跟過去的傳統觀念對話，而且也不斷跟現今的文化系統、意識型態對話。最後全宇宙都要包含在文本互涉的範圍之內，所有都是文本。」<sup>19</sup>而穆勒（Peter Müller）也認爲文本互涉的概念會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所有的句子，甚至每個拼字都要回溯到普遍的來源，則文本互涉的概念會導致文本最終是無法表達意義。」<sup>20</sup>

赫曼嘗試提出對這種無止境的文本互涉概念作修正，而將詮釋文本的文本互涉對象限制在文學以及哲學文本之內，而且是具體的文本；並且認定欲詮釋的文本具有從自身所說出的實在性（Wirklichkeit），因此文本詮釋不應是由讀者任意宰制，而是對作者意圖（*intentio auctoris*）以及文本意圖的重建必須成爲詮釋中的正當性。亦即，文本意圖（*intentio operis*）而非讀者意圖（*intentio lectoris*）應成爲文本詮釋的主導。赫曼大致也同意菲斯特所提出的文本互涉的準則，但是反對菲斯特所稱的，對引用文本的標示是文本互涉的必要準則之一。<sup>21</sup>

我認爲赫曼對克莉絲蒂娃的文本互涉觀念的修正與另一位語意學者艾柯（U. Eco）的觀點較爲相近，而談文本互涉概念也不該漏掉艾柯的貢獻，他的理論使文本互涉回到從符號學角度來思考。艾柯在他的《寓言的讀者》（*Lector in Fabula*）一書中提出兩個世代的語言觀：索緒爾所引起的語言的轉向屬於第一世代，艾柯自己

---

p.133.亦參 Susanne Gillmayer-Bucher,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Text Analysis",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Epistles*,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2006, p. 22.

<sup>19</sup> Karin Hermann, "Dialogizität und Intertextualität. Terminologische Fingerübungen im Hinblick auf die Zitatgedicht Erst Mesiter," *Intertextualität: Perspektiven auf ein interdisziplinärees Arbeitsfeld*, hg. v. Karin Hermann, Sandra Hübenal, (Aachen: Shaker, 2007), pp. 18-19.

<sup>20</sup> Peter Müller, "Zwischen dem Gekommen und dem Kommenden," p.132.

<sup>21</sup> Karin Hermann, "Dialogizität und Intertextualität. Terminologische Fingerübungen im Hinblick auf die Zitatgedicht Erst Mesiter," pp.24-25.

的語意學要形成第二世代。如前所述，第一代的索緒爾強調符號在語言系統中的穩定意義，在文本詮釋上注重文法以及分析句法之後帶出來的意義。第二代的艾柯一方面沒有推翻字典以及句法分析在詮釋上的需要，但是他將字典定義修改為百科全書（Enzyklopädie）定義，強調作者的「處理」（Handeln）在寫作中的用字和造句之重要性。亦即，作者有其上下文以及週遭環境，他的用法並不是字典可以完全解釋的。因此，在詮釋文本時，艾柯主張「文本意圖」導向。<sup>22</sup>

## 二、百科全書式的象徵意義以及文本互涉

艾柯的語意學（Semiotik）建基於波爾斯（C. S. Peirce）的象徵（Symbol）理論以及實用主義（Pragmatism），強調符號、象徵在溝通（處理）功能中的意義。<sup>23</sup>一個象徵（symbole）所指的對象（objekt）連帶解釋（interpretant）三者形成一個相連的三角關係，其間的關係是動態的。一個符號作為象徵並不單指一個對象，例如「貓」這個符號，可以從動物學上的定義到家貓到通俗比喻的用法到某些文化中視為「不幸」的表徵。這些對象以及產生的種種解釋就在「貓」這個符號上如百科全書般一個接一個關聯下去，交互地傳達「貓」的意義，甚至構成龐大的「象徵－對象－解釋」網。<sup>24</sup>這個百科全書式的象徵概念跟克莉絲蒂娃的文本互涉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而且艾柯的概念背後所含波爾斯的理論也認為意識是與象徵相連的。但是，艾柯在他的詮釋理論中則未如克莉絲蒂娃以及德里達等走向極端地讀者取向、解構，而是在文本詮釋上強調文本取向以及文本中符號系統和概念之間百科全書式的關聯。<sup>25</sup>

---

<sup>22</sup> Umberto Eco, *Lector in fabula: die Mitarbeit der Interpretation in erzählenden Texten*, (München: Taschenbuch, 1990), pp.15-18.

<sup>23</sup> Ibid.pp.28-44.以及 Umberto Eco, *Die Grenzen der Interpretation*, übers. v. G. Mommert, (München: Taschenbuch, 1995), pp.284-299. 參 Dieter Mersch, “Einleitung”, *Zeichen über Zeichen: Text zur Semiotik von Peirce bis Eco und Derrida*, hg. v. D. Mersch, (München: Taschenbuch, 1998), pp.9-36.

<sup>24</sup> Dieter Mersch, “Einleitung”, pp.16-18.

<sup>25</sup> 關於 Eco 的文本詮釋理論參看艾柯著，《詮釋與過度詮釋》，（台北：牛津大學，1995）。以

艾柯的百科全書式的語意學與文本互涉的關聯很少見於美國的神學研究中，在德國則有法蘭克福大學的新約學者阿柯亞（S. Alkier）將之運用於新約詮釋上，並且大力提倡，引起德語神學界許多的迴響。<sup>26</sup>但因艾柯的語意學如同他的理論來源：波爾斯的象徵概念般極為複雜，本文只能在文本互涉的背景下一提。

### 三、海斯的文本互涉與聖經研究

將文本互涉概念使用在聖經研究的學者當中，以海斯引起的迴響最為明顯。海斯在 1989 出版《保羅書信中經文的回聲》，提出不同於過去新約學者所喜用的歷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注重對於保羅書信作歷史重建的工作，而是直接將書信當作是文學文件，「由與經文做文本互涉關係（intertextual relations）的複合體所組成。」<sup>27</sup>來詮釋。海斯認為，藉由文學批判的文本互涉方法來研究保羅書信能產生過去的批判法未有的洞見。但海斯也強調，他的方法仍是建立在先對保羅當代的歷史和社會研究後，繼續的詮釋工作。所以，他在該書中所進行的並非如解構文學理論所持的「非歷史性的」（ahistorical）觀點。海斯聲明自己所用的文本互涉概念仍是具「歷時的關懷」（diachronic concerns），<sup>28</sup>並且，他強調信仰團體在詮釋中的角色。

海斯雖然提議用極具後現代色彩的文本互涉概念來理解保羅書信，但是他的進路卻如詮釋學轉向之前的模式，即如史萊馬赫（Schleiermacher）在詮釋聖經上的提議，從歷史的及心理的層面進行對於保羅詮釋舊約方法的重建。海斯首先模擬保羅的詮釋工作，許多新約學者因拉比米大示（rabbinic midrash）研究的蓬勃，而認定

---

及 Umberto Eco, „Interpretation ist nicht übersetzen“, *Quasi dasselbe mit anderen Worten: über das Übersetzen*, übers. v. Burkhard Kroeber, (München/Wien: Carl Hanser, 2006), pp. 267-300. 語意學和實用主義（Pragmatismus）在文本詮釋理論的應用參看 Umberto Eco, *Die Grenzen der Interpretation*.

<sup>26</sup> *Zeichen aus Text und Stein: Studien auf dem Weg zu einer Archä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s*, hg. v. S. Alkier, Tübingen: Franke, 2003.

<sup>27</sup> Richard Hays,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New Haven/London: Yale, 1989), xi.

<sup>28</sup> *Ibid.* xii.

保羅的詮釋方法爲此。<sup>29</sup>一方面海斯論述，保羅書信與拉比米大示確實在本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具有文本互涉的性質，與同一個傳統在思想上做交織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海斯則從幾個觀察指出將保羅的釋經方法與拉比米大示等同之不當，<sup>30</sup>而提出，從文本互涉的概念來理解保羅的詮釋方法是更爲恰當的。<sup>31</sup>

海斯的理論提出後常被美國和德國的新約研究當成一個典範來引用或提出來討論。先不論引用的部分，對他使用文本互涉理論於聖經研究之模式提出建議和反駁的，如 1993 年出版，伊凡斯（C. A. Evans）編輯的《保羅和以色列經卷》（*Paul and the Scriptures of Israel*），即由伊凡斯和參達斯（J. A. Sanders）、葛林斯（W. S. Greens）和貝克斯（J. C. Bakers）和海斯針對《保羅書信中經文的回聲》的文本互涉理論對話。其中，海斯認爲伊凡斯的回應不僅是對他的方法有較正確的掌握，並且海斯也接受，伊凡斯的建議是提供了更爲豐富的理解。

伊凡斯認爲保羅在他的書信中進行文本互涉的文本不只是舊約的經文，因爲以保羅的教育背景，應是對於舊約經典之外的詮釋傳統熟悉，如次經以及他爾根（Targum）等，這些都應考慮爲保羅書信中的回聲。<sup>32</sup>一方面海斯同意這些正典之外的猶太傳統有助於理解保羅在書信中所表達的經文詮釋，不過海斯也宣稱，保羅在成爲基督徒之後，對於如「道」（Word）等概念已經有新的理解，是無法從猶太傳統中得到的，因此在使用猶太傳統作爲文本互涉的相關文本要十分小心。<sup>33</sup>這個觀點我以下會再提及。

---

<sup>29</sup> 如 Jerry W. McCant 就認爲保羅是以猶太人的身分認同，以米大示的釋經法在讀出埃及記卅四 29-35 以及耶利米書卅一 31-34 而寫下哥林多後書三 7 到四 1，其用意在於爲猶太主義發展新意。參 Jerry W. McCant, *2 Corinthians*, Sheffield: Sheffield, 1999, pp. 38-40.

<sup>30</sup> Richard Hays,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p.10-14.

<sup>31</sup> 李麗娟，〈從林後 3:1-4:6 的回聲談神學建構〉於《解—經：聖經經文的釋義與詮釋》，曾慶豹/謝品彰主編，（台北：基督教文藝，2008），頁 167-188。

<sup>32</sup> Craig A. Evans, "Listening for echoes of interpreted Scripture" *Paul and the Scriptures of Israel*, ed., by C. A. Evans and J. A. Sanders, (Sheffield: Sheffield, 1993), pp. 47-51.

<sup>33</sup> Richard Hays, "On the Rebound: A Response to critiques of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aul and the Scriptures of Israel*, pp.70-75.

其他的回應還有如德國新約學者卡爾（W. Kahl）所指出的，一方面德語系的新約研究特別是經由海斯的理論而興起對文本互涉概念的使用，但是另一方面，卡爾認為海斯誤解了文本互涉的觀念。卡爾指出，在海斯的使用中，讓人認為文本互涉單單是指新約引用舊約，若是這樣，則這不是新法，因過去的新約研究早就如此在進行。<sup>34</sup>如同阿柯亞的觀念，卡爾認為文本互涉概念在克莉絲蒂娃、羅蘭巴特、德里達等人的形成中已歸屬於後現代哲學言談，並以由索緒爾及波爾斯而出的語意學模式為前提繼續發展，<sup>35</sup>已經是另一個詮釋典範。我同意卡爾的看法，海斯的用法並沒有把當初克莉絲蒂娃提出文本互涉觀念時所要突顯的：讀者在閱讀時所聽到的多音對話，並且參與在對話之中而得到理解，表達出來。海斯所從事的，更多是要重建保羅當時聽到的聲音，而嘗試從保羅得到理解，可以說仍是朝著尋求「作者意圖」這個方向努力。

但是在海斯的研究中也有新的貢獻，我認為他對神學建構方法提供了重要的觀念。海斯在書中指出保羅與拉比米大示詮釋方式之不同：「對拉比們來說，神的話是堆積在過去的儲藏，並且託付給信仰群體繼續詮釋。對保羅來說，神的話是在現今活潑而且有活力的，它根植在信仰群體聖靈充滿的生活以及宣講中。」<sup>36</sup>也就是從海斯看到，保羅對舊約的詮釋並非直接的也不是任意的引用，而是從他的處境與對基督的新經歷來聆聽舊約的許多經文在此時所發出互涉的迴響。<sup>37</sup>保羅的模式提供了現今從經文繼續建構神學的概念，而這也是海斯的文本互涉所呈現的保羅神學建構

---

<sup>34</sup> Werner Kahl, "Psalm 2 und das Neue Testament — Intertextuelle Aspekte anhand ausgewählter Beispiele," *Gottessohn und Menschensohn – exegetische Studien zu zwei Paradigmen biblischer Intertextualität*, hg. v. D. Sänger,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2004), pp.232-233.關於海斯(R. Hays)的文本互涉概念在德語系新約研究的應用亦參 *Die Bibel im Dialog der Schriften: Konzepte intertextueller Bibellektüre*, hg. v. S. Alkier, Tübingen: Franke, 2005.

<sup>35</sup> Werner Kahl, "Psalm 2 and das Neue Testament," p.234.

<sup>36</sup> Richard Hays,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171.

<sup>37</sup> R. Hays, "Echo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 of Paul: Abstract", *Paul and the Scriptures of Israel*, pp. 42ff.

模式最大的貢獻。<sup>38</sup>

一些使用文本互涉概念於聖經詮釋的新約學者，如克拉森斯（L. Julian M. Claassens）則更多回到巴赫汀的方法而提出，過去聖經學者強調找出聖經的原始意義，這樣的觀念在多音對話的形式下，應得到修正。一方面讀者與聖經文本的對話應如高達美（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中所提出的詮釋觀念，兩個視域在詮釋中互相融合、彼此改變；另一方面，聖經文本之間的對話應該也包含如巴赫汀所說的「外人」（outsider）<sup>39</sup>，克拉森斯藉由布如格曼（W. Brueggemann）的研究認為，猶太的詮釋傳統所詮釋的舊約是基督教學者詮釋聖經時非常重要的夥伴，應該邀與對話。<sup>40</sup>克拉森斯是站在聖經讀者的角度看猶太詮釋傳統與基督教詮釋的對話關係，前面提到的伊凡斯則是從聖經作者角度來思考猶太傳統在理解保羅觀點的重要性。確實，一方面兩位學者提醒了聖經研究者，猶太傳統在聖經詮釋上為重要的對話以及互涉夥伴，這是對於豐富聖經詮釋以及神學理解極有幫助的；另一方面，海斯的回應也應列為重要的考慮，不管是對保羅或是對現今的基督徒，新約時代的猶太傳統以及現今的猶太傳統與基督教神學之間已因基督的觀點而顯出了詮釋的差異，這是在進行詮釋的文本互涉時要特別留意的。

## 結論

文本互涉概念在聖經詮釋以及神學研究上的應用方興未艾。但如文中所提，經過四十多年的演變，這個專詞本身已成多元化的概念，或是按艾柯的用語來形容：百科全書式的符號。若要將之定位為一個方法，或者放在方法論上予以探討都屬不

---

<sup>38</sup> Li-Chuan Lee, "1.3. Von den Echos der Schrift bis zur Kontextualisierung," *Hermeneutische Theologie in einer pluralistischen Wel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7), pp. 48-55.

<sup>39</sup> Bakhtin 認為陌生的文化以及不熟悉的文本有提供對話中不同觀點的功能，而豐富對話。他稱之為「外人」。見 L. J. M. Claassens, "Biblical Theology as Dialogu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o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Theology", in: *JBL* 122/1 (2003), pp.127-144, p. 139. 這個觀點尤其對聖經在西方神學傳統之外的詮釋工作提供相當重要的洞見，神學的形成在不同文化中應有其特色。

<sup>40</sup> *Ibid.* pp.138-139 及 pp.142-144.

易。我認爲，若從巴赫汀以及克莉絲蒂娃的觀點來看，將它作爲詮釋經文時的意識形態以及從事神學形構時的一個思想模式，則應可以帶來「神學研究典範的轉向」，而不只是如現今歐美神學界，主要將之應用在新、舊約聖經的詮釋上。

在漢語神學界中對於文本互涉概念的應用則才剛起步，幾乎看不見中文神學專書或文章以此爲論。最主要原因應是華人教會對於與後現代或者解構相連的新概念仍然不易接受，尤其是應用在解釋聖經上面。另外對於此概念的定位不易掌握，以致不知如何應用也是原因。但是，從以上的討論卻可以看到，這個概念範疇是不能忽略的聖經詮釋以及神學思考模式。

艾柯的語意學所提出的百科全書式符號概念與文本互涉的相關，其在聖經詮釋上的應用是德國新約神學界新興的觀點，值得繼續探討。其研究方向必須從符號學著手，而符號學在聖經研究以及神學詮釋上的討論也是漢語神學界較少參與的主題，極待開發。因此屬另一個研究範疇，留待下一篇論文或者有其他研究者繼續進行。

## 參考書目

- Allen, Graham, *Intertextual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Claassens, L. Juliana M., “Biblical Theology as Dialogu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on Mikhail Bakhtin and Biblical Theology”, in: *JBL* 122/1, 2003.
- Die Bibel im Dialog der Schriften: Konzepte intertextueller Bibellektüre, hg. v. S. Alkier, Tübingen: Franke, 2005.
- Eco, Umberto, “Interpretation ist nicht übersetzen”, *Quasi dasselbe mit anderen Worten: über das Übersetzen*, übers. v. Burkhard Kroeber, München/Wien: Carl Hanser, 2006.
- Eco, Umberto, *Die Grenzen der Interpretation*, übers. v. G. Mommert, München: Taschenbuch, 1995.
- Eco, Umberto, *Lector in fabula: die Mitarbeit der Interpretation in erzählenden Texten*, München: Taschenbuch, 1990.
- Evans, Craig A., “Listening for echoes of interpreted Scripture”, *Paul and the*

- Scriptures of Israel*, ed., by C. A. Evans and J. A. Sanders, Sheffield: Sheffield, 1993.
- Gillmayer-Bucher, Susann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Text Analysis”,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Epistles*,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2006.
- Grübel, Rainer, “Zur Ästhetik des Wortes bei Michail M. Bachtin”, *Michail M. Bachtin: Die Ästhetik des Wortes*, hg. v. R. Grübel, Frankfurt a. Main: Suhrkamp, 1979.
- Hays, Richard, “On the Rebound: A Response to critiques of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aul and the Scriptures of Israel*, ed. by C. A. Evans and J. A. Sanders, Sheffield: Sheffield, 1993.
- Hays, Richard,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New Haven/London: Yale, 1989.
- Hermann, Karin, “Dialogizität und Intertextualität. Terminologische Fingerübungen im Hinblick auf die Zitatgedicht Erst Mesiter”, *Intertextualität: Perspektiven auf ein interdisziplinäres Arbeitsfeld*, hrsg. v. Karin Hermann, Sandra Hübenthal, Aachen: Shaker, 2007.
- Intertextualität, hrsg. v. D. Sängler,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2004.
- Kahl, Werner, “Psalm 2 and das Neue Testament — Intertextuelle Aspekte anhand ausgewählter Beispiele”, *Gottessohn und Menschensohn – exegetische Studien zu zwei Paradigmen biblischer*.
- Kristeva, Julia, “Bachtin, das Wort, der Dialog und der Roman”,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III: Zur linguistischen Basis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hg. v. J. Ihwe,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1972.
- Lee, Li-Chuan, “1.3. Von den Echos der Schrift bis zur Kontextualisierung”, *Hermeneutische Theologie in einer pluralistischen Wel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7.
- Mersch, Dieter, “Einleitung”, *Zeichen über Zeichen: Text zur Semiotik von Peirce bis Eco und Derrida*, hrsg. v. D. Mersch, München: Taschenbuch, 1998.

Müller, Peter, “Zwischen dem Gekommen und dem Kommenden: Intertextuelle Aspekte der Menschensohnaussagen im Markusevangelium”, *Gottessohn und Menschensohn: Exegetische Studien zu zwei Paradigmen biblischen Intertextualität*,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2004.

Pyeon, Yohan, “You have not spoken what is right about me”, *Intertextuality in the Book of Job*, Claremont: Dissertation, 2001.

W. McCant, Jerry, *2 Corinthians*, Sheffield: Sheffield, 1999.

艾柯著，詮釋與過度詮釋，台北：牛津大學，1995。

李麗娟，〈從林後 3:1-4:6 的回聲談神學建構〉於《解一經：聖經經文的釋義與詮釋》，曾慶豹／謝品彰主編，台北：基督教文藝，2008。

**初稿收件：2009 年 05 月 22 日**

**初審通過：2009 年 06 月 16 日**

**二稿收件：2009 年 07 月 25 日**

**二審通過：2009 年 08 月 03 日**

## 作者簡介

作者：李麗娟（Christine Lee）

職稱：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法蘭克福大學神學博士

地址：中壢市中北路 200 號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E-mail：christinelee24@gmail.com

##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Christine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was proposed in the middle-end perio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cept has been influential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but also in philosophy, th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tertextuality, postmodernism, and deconstruction are almost on a par. Structuralism provided the mainstream interpretation theorie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s basis lay in the 'linguistic turn' discussed in Saussure's theory of language. Later the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was used to criticize structuralism. It corresponded to the 'hermeneutic turn' together with which it formed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postmodern epoch.

This term was first used in literary theory by J. Kristeva in 1960. In biblical study it did not appear until 1990. R. Hays used it in his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to explain Paul's hermeneutic theology. This book led to many responses in the circle of New Testament Study.

The main issues in this article are: (1)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and linguistics, (2) the use of this concept by biblical scholars such as R. Hays and S. Alkier, (3)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concep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nd the form of theology.

**Keywords:** Intertextuality, Linguistic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